

撒奇萊雅族的服飾

族服創作的心靈悸動 Siku Sawmah (吳秀梅) 的感動

相 見

一天，有一個女生走進我的工坊，好客氣的與我打聲招呼

她說：老師你好，我叫撒韻，有一個族群要北上申請正名，想要原住民的服飾〈她邊說一邊翻翻我架上的服飾〉

我問：是哪一個族群？

撒韻說：sakizaya 族

我說：那.....這裡沒有你要的族服喔。

我看了看她，她一臉無奈,不知該如何是好？

後來，我要求與她詳談，想聽一聽她口中傳述的故事，撒韻欣喜的告訴我這正名過程的始末，一股莫名的悸動感染了我，好感動....

聽完故事後，我告訴撒韻：我身為服裝設計師，設計一件衣服對我來說很容易。但我是原住民文化設計師，與其它漢人設計師不同，我絕不會只為了正名而為你設計一件衣服，因為那會是沒有生命，更沒有意義的一件衣服。

而且這是我的堅持，如果你沒法接受我的原則，那只好請你另找別人。

撒韻說：那...我該怎麼做？

我說：妳可否先請回與你們的族人討論？

於是，撒韻點一點了頭就轉身離開。

不 捨

看著撒韻離開工作室的背影，我的心裡其實是很煎熬的，我開工作室不就是要設計服飾及賺錢嗎？為什麼還要要求客戶配合我的堅持....

其實，理由很簡單， 因為我是原住民，我有著文化的血液。

一個族群的存在是因為祖先的智慧而生，而後延續了她們的子孫，如果我們不懂尊重祖先所留下的文化故事，那我們又有什麼權力編造服飾的故事呢？

一件沒有故事的服飾，也只不過是一片片豐富色彩的組合罷了。而充滿歷史文化故事的服飾，所留下的就是...無限的**感動** ！

害 怕

吳老師在嗎？

（今天我在工作室二樓的辦公室，隨意翻閱著各族服飾的歷史記錄）

是的？請問哪一位？

是我啦！ 撒韻。（她真是很有禮貌的一個女生，從一樓走上來時一直向我點頭，我感覺她臉上的笑容傳達了一個訊息）

我們決定了，這回真的要麻煩妳了。

我問：怎麼了！（老實說她開心的笑容真的感染到我了）

撒韻說：我們開了一星期的會議，討論決定的三個主要顏色，特地拿來交給你，但請你放心我們所決定的顏色絕對是來自於文化故事的。

頓時.....突然覺得胸口好痛！我無法開口，過了幾秒後....

我回答：撒韻，請給我一些時間研究好嗎？

撒韻說：一切就拜託妳了，那我就先離開了喔，我們保持聯絡囉。

我回答：好的！

撒韻離開了，而我....卻呆住了，

悄悄走回辦公室，反手將門鎖上（不想讓員工看出我此刻的心情）

我反覆的問自己，我真的可以勝任嗎？

我發現我一點都不開心，之後不多想了就拿起車鎖匙，上車直奔我熟悉且令我有安全感的地方

我的出生地...磯崎村龜奄部落



磯崎部落

〈附 Dsc-0366 照片〉

40 分鐘的路程中，不停的想著，是我幸運嗎？還是上天跟我開了一個大玩笑？

全台灣有無數的原住民同胞也許都可以完成這一件工程！為什麼是我？

到家了，身體還抖個不停，整個腦袋一直將我的記憶倒轉，我從 13 歲接觸服裝至今，沒有事情是可以讓我這麼害怕的，怎麼…唉！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附 Dsc-0062 照片〉

才步下車，我就看到爸爸手正握著竹及藤，編繞著一個生活文化的器具---魚筓，我看了看四周，好多喔。

爸爸好似看穿我有煩惱似的，開口說著：這就是我們原住民的生活，所有你看到的都是！

這是智慧傳承的呈現，原住民從來都不知道什麼叫做害怕。

許多人就是因為不懂得尊重，才會產生莫名的恐懼，文化被尊重了，自然就有生存的价值。

祖先揀選了妳，也註定了你的身分，就是要你延續族群的文化。

記住，要愛祂、要了解祂、更要接觸祂！祂賦與任何族人的工作使命都不同，要好好利用祖先所留給妳的手藝及智慧，祂們(祖先)永遠以妳為榮的。

接 受

這是一件重任

我自知以我的實力我絕對可以完成她們的託付，但，這關係著一個族群的永續，

我需要的是更堅實的力量及智慧，我該從何得取？

爸爸的一席話，消除了我心中的恐懼！

我已從父親那兒得到第一道力量。我愛我的族群、珍惜我的身份、尊重我的文化（當時，我還歸屬於阿美族）。

我接受這個族群的文化傳統延續、記續傳承族群故事工程。我也期望，因為如此能與祖先有一段心靈的連結。 ~~ 我強烈的渴望著 ~~

開 始

年 5 月

撒韻來了！

哇！哇！哇！(驚訝的我，只能發出一連串證和的音節)

她理了一個光頭來找我！！ 怎麼了？ 哇塞！造型超炫，我喜歡，

一段日子不見，她的轉變太令人震撼了。我需要冷靜！(心理不斷的唸著)。

撒韻說：吳老師，請問要做撒奇萊雅的族服需要多久時間？

我說：一個月。

撒韻說：幹嘛 ~ 那 ~麼久？哇嗚！

我說：這是沒辦法的事啊。因為我必須拿顏色比對布料，而且我還要多讀一些故事，所以我一定要一個月的時間才能交給你。

撒韻又問：那請問要多少錢？

我回答：全部完成需 32000 元。

撒韻(倒吸一口氣)說：好貴，好多錢喔！那好吧。那還需要我幫老師什麼忙嗎？

我說：我需要你說故事和提供更多有關 Sakizaya 的資料，可以嗎？

她點點頭說：那我明天拿來。

其實，在此重相見之前有一段快兩年的時間與撒韻斷了聯繫，

她來見我時的外在改變，真的讓我驚訝，我感到非常好奇，

問過之後才知是因為李來旺校長(註)的感召，他們懷著對李校長的感佩，決定要完成李校長未完成的使命—『**撒奇萊雅族正名**』。

聽完撒韻敘述的故事之後，我好感佩她的執著、勇氣及決心！

原住民的紳士 (李來旺校長 第瓦伊 • 撒耘)

『李來旺』這個名字對我來說非常熟悉，每次只要聽到這三個字就讓我好窩心。

在一次在研討會的場合見過李來旺校長，他，很愛笑，也很親切。

研討會有一個時段是他的演講，當時，每個學員都被他的演講內所牽引、感動。就因為如此，他說的每一句話，我都聽的非常仔細，從他的言談，可以強烈的感受他對原住民文化的了解深入、認真、愛護還有堅持，而他演講時肢體是多麼的自在、輕鬆，卻又隱隱透露出身為原住民的驕傲。

李來旺校長的演講內容更是令我振奮，他述說的文化歷史故事引領著我，一步步的深入族群文化的精髓，就如同置身於一部敘述原住民文化歷程的史詩電影巨著。

自那一天開始，我對自己原住民文化的態度起了極大的改變，也因如此我一直告誡自己，我要依循著李校長的態度，不管在服飾、商品設計上都要深入了解故事的意涵，賦予所設計的每一項作品文化的靈魂，如此才能正確的傳達族群的文化故事。

奇妙的緣分

這真是一個很奇妙的緣份，見到李校長之前我與撒韻兩人還是個陌生人！

其實李校長根本不認識我，我相信當時我坐在台下聽他演講，他也不會注意到我，甚至於散場了也沒有人介紹我們握手認識，但！他的一席話卻成就了現在的我。讓我要堅持的抓住文化的根。

此刻，我的心情沒有人可以體會，懷念李校長所帶給我們後生晚輩的感動與他那份對於文化執著的風範。

撒韻第一次來找我的時候，認真的眼神和堅定話語訴說 Sakizaya 族群所經歷的故事，令我非常感動，而當時她並未告訴我他與李校長的關係。

直到後來我才驚覺，原來冥冥之中已註定了我與 Sakizaya 族的命脈緣份……

而李校長就是那關鍵的人物（每每思念至此就不由自主的流下眼淚，不停的..不停..不停的流）。

李來旺校長永遠是我心中那文化傳承根基的一盞明燈！

回憶

96年5月6日

設計製作開始

故事，是我設計製作族服的指引

第1天，將顏色拿在手上看了看，沒有任何想法



(附布料 Dsc-0032 的照片)

第2天，將比對過顏色的布料攤在工作台上，之後．．．沒有想法

數日後的白天，依然沒有想法

下午五點，大家都下班了！而我如同平常一般樣，回到家裡。

但，心理一直不踏實，子夜時分回到工作室，推門入內，

咦！心中浮現一股與平常的氣氛不同的感覺，不管了，心想著今晚一定要做出進度。

時間過了一個鐘頭，還是沒進展，我感到好怕也好無奈！

當下，我想只有一個辦法可以幫得了自己，於是步上二樓到辦公室，雙手緊握、低頭閉上眼睛，口中喊著“主耶穌的名”
同時也召喚“祖靈”，

口裡說著：『這對我來說是責任重大的工作，這關係著一個族群的存在，如果我真的是被你們所揀選的，就請你們透過我能做出一件有故事及有生命的族服。因為 Sakizaya 族是我從未聽說過的族群，我根本沒辦法做到，況且我只想追尋李來旺校長的堅持，拜託，請讓我與你們同在。』

禱告完後回頭看了看牆上的時鐘，凌晨 3：00，

低著頭嘆了一口氣，耳邊一道聲音傳過——『要有爭議，才會有印象。』

我走到一樓工作台邊，平常工作習慣站立的位置，拿起一塊咖啡色及墨綠色的布料，

我心裡一直唸著：『這不是他們選的顏色，不對、不對，必須趕快停下來，不要浪費時間了。』

我拿起粉片與尺，在布料上劃上尺寸，然後拿起剪刀剪下……接下來的動作竟然停不下來！

持續做了約一個小時，成品也完成了！



(附上綁腳布 Dsc-0023 的照片)

停下手的瞬間，我覺得好像花了一整天的時間在做事一樣，好累喔！癱坐在地板上身體還在發抖。

開始製作時，我腦袋浮現一個好奇怪的畫面---有好多雙腳在跑，拼命的跑、拼命

的跑，不分晝夜不停的跑，而且每個人腳上都沾染了爛泥、枯枝及枯葉。

我雖然不清楚這畫面的涵義？但我知道上一個小時在製作時發生了什麼事！

凌晨 4：30 完成了今天的進度。

『回家了，謝謝你們』，回頭說了這句話就離開工作室了。

5 月 10 日

接近中午才進工作室，工作台變的好整齊，想必同事們幫我整理過了，我今天非常在意時間的快慢，一直不停的看著時鐘。直到指針指到了 5：00，大喊『下班了』，其他人張大眼都往我這兒看，同事們清潔動作也加快了，約十分鐘後就不見人影了。

於是我馬上跑到二樓，坐定了，心情超興奮久久都無法冷靜，想藉著讀一些資料能夠快點冷靜下來，但腦袋卻是不聽話。

心想：不管了，用喊的好了，那我就小小聲(因為三樓住著一位女同事，她容易被驚嚇)的喊了

：你們在嗎？我知道你們不會傷害我的，我不怕的。

咦，等了很久都沒動靜，我只好下樓，站定老位置，想繼續做下一個進度，但無從做起，好灰心喔！

我受不了了，口中念念有詞：衣服不就是衣服嗎？我自己設計就好了，做的不對我絕對承擔。可以吧？

突然我的心臟好痛喔？怎麼搞的？我叫了一聲說：真的很痛。

瞬時腦袋浮現出一段話：請到外縣市，去尋找我們要的，別怕我們會同妳一起的。我這時就乖乖的拿了鑰匙就回家休息了。

5 月 11 日

安排一些事情交付給同事，早上就搭了火車北上，心情很輕鬆，因為要去的地方是我以前熟悉的商場，心想：絕對沒問題，很快就會採買完畢的。

到了商場，四處逛逛，有許多配飾我自認為很棒的，想拿起來，但是手卻沒動，一間店待不了多久就想離開，相同情形重覆發生，直到幾乎走完了我常光顧的商場。

糟了，回程火車返回花蓮的時間沒多少了！

繼續走，居然走到了陌生的街道及巷弄，商店裡的商品我以前從未使用過，但就在這不熟悉的商店裡，不由自主的採買了所需要的配飾。

好累，其他不多想了，也終於買齊了，心理好滿足喔，耶！回花蓮囉。



(附材料 Dsc-0037 的照片)

5月12日

早上起來，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那就是：我要放假一天！今天不進工作室，我一定要出去走走，去哪裡都可以。

於是發動車子就出發了，開了一個小時的車程所到的目的地居然是---磯崎村龜庵部落



(照片 Dsc-0363)。

這是我的部落，也是我出生的地方，到了那裡只是靜靜的看著我爸爸做他的藤編工藝，此時我的心好平靜，沒有壓力，只是靜靜的看著爸爸的手不停的動作著！心裡有一份悸動，我是他的後代，他給予了我一雙創造“感動”的手。



(附照片 Dsc-0068 、 Dsc-0070)

。

5月13日

今天提早就到了工作室，員工還有兩小時才上班，拿起筆及畫紙想畫族服的設計圖，但一直無法下筆，腦袋一片空心也漸漸浮躁起來了。只好拿起行事記事本來規劃今日的行程，有一項就是務必要與一撒韻聯絡。

直到接近下班時間才與撒韻聯繫上了，請他改天務必多帶一些資料來，因為族服是不能平空想像而製成的。

掛上電話後，我回到裁布台雙手緊握、閉著眼睛，口中喊著“主耶穌”的名，希望主啊！藉著我的手能夠製作有故事的族服，也求主給予我更多的智慧與勇氣來面對內心的不安，不要讓恐懼來佔領我的心，一切感謝主、讚美主、一切榮耀都歸於主耶穌—我這麼禱告著。

這時不再擔心感受，心裡急念著：祖靈啊 祢們都在嗎？我誠心祈求祢們，我只是個平凡的人，希望祢們留在我的身邊教我製做 Sakizaya 的族服，我不會嫌你們煩，我只擔心族服無法如期完成，讓我們一起來完成好嗎？(其實我已經哭到趴了)

30 分鐘後，我拿起了丈青色的布料，腦袋所浮現的一段話是：我們要感恩。
當晚竟剪出了一件裙子，但未車縫完成。

想慢慢平復一下自己的心情。 裁完裙子後我覺得好累，就先回家假寐一會兒。

忽然莫名地被驚醒，看了看時鐘才凌晨耶！好累喔。

『一直聽到 樹葉、樹枝被採斷的聲音(沙沙、喀喀喀的好吵)、涉水的聲音、裙子沾染到泥土、小樹枝及血的畫面、跪爬的畫面、最後是一個部落的景象。』

梳洗了一下，趕緊走去工作室，回到了工作台邊，順手拿起暗紅色、土金色的布料不停的剪、再與丈青色的裁片車縫完成、再將配飾用手工縫上。

嘿！完成了，耶！——心裡好感恩、好滿足，今晚就帶著這樣的心入眠了..



(附材料 Dsc-0021 的照片)，

5 月 16 日

今天，把自己打扮的很美，想待在二樓辦公室喝杯咖啡，因為

~~ 我想回味那所做過的夢，及那一次心痛的真實體驗！我今天的心情真是爽呆

了

5月17日

我把前些天所採買的配飾品擺齊在桌上，看了看，臉上不禁露出笑容(笑了很久)，同事們一頭霧水，她們說：神經，一直笑？欸！原住民不說話會傷肝，不哈酒會傷心(哈哈)。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告訴她們我的際遇，所以，我只能獨享了，抱歉囉各位。

下午位鄰居阿崑到工作室來找我們聊天，我知道他可以幫我一個忙，於是向他開口，而他也爽快的一口答應，我將其中一種配飾品請他幫我穿洞，對他來說非常的容易，約過了兩小時他完成了。真是由衷感謝！

而我所期待的時間(祖靈啊)也到了，很興奮，感覺好似談戀愛一樣。

這時我在工作台與飾品櫃間不停的穿梭，一會兒拿咖啡色的布料，一會兒拿珠子，一會兒拿皮繩、完後又用剪刀剪布，手上拿著兩片車縫好的半成品，走到手工區坐了下來。量了皮繩所需的長度，將穿洞的飾品與鈴鐺用皮繩串在一起，做完後又換到縫紉機前，最後，再將飾品車縫在半成品上，完成了！

綁在腳上，走起路來！發出了．．．喀喀喀的聲音！



(照片 Dsc-0003) (附綁腳鈴鐺照片)

5月19日

撒韻來了，拿出來了一張照片，

咦？黑白的？

我問：沒了嗎？

她說：只有這一張ㄝ。很珍貴的，只是非常模糊而已。

我說：對呀，實在是看不清楚ㄟ，唉！很頭痛喔。

撒韻說：那怎麼辦？

我問：那可不可以先把照片放在我這兒？

撒韻說：可以呀，可是只有這一張了，不要弄丟了喔。

我說：嗯，這是當然的囉。

5月20日

我再次看了看那張可以說已泛黃的照片，心中竟然並沒有想使用放大鏡來觀察細節的想法。

心裡只有一個感動，就是，真的有這麼一個族群存在，那這一群人執著於族群正名的人實在太偉大了(為族群申請正名的團隊李來旺校長、撒韻、督固與其他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族人)。

我想：他們所付出的心力絕對是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他們的動力、毅力才是可貴！

我相信，在正名過程中他們也一定留下沉重的淚水，只因為不再讓 Sakizaya 族繼續沉睡下去，而被人遺忘，漸漸消失，他們必須要堅定，這就是他們的使命感。

我因著與 Sakizaya 族的緣分，而讓我有了這份感動，那我更應該做出一件有文化故事的族服，也能讓族人或對這族群有興趣的人在穿起這件衣服時，記得這群人的努力。

5月23日

故事，是我設計撒奇萊雅族服的主軸，

再次邀請撒韻相見，請她說一些有關 Sakizaya 族的故事，

我準備了咖啡，我們相鄰而坐，她說了一個令人刻骨銘心的故事

就是 Sakizaya 族爭戰捍衛家園、對抗清軍失敗而後逃難的故事——『達固布灣〈Takoboan〉戰役事件』。

聽完之後，我朝工作台上看，心想：難道我所做的夢就是這一件事，這麼巧？我真的被眷顧了？一陣涼意從我後背沖上來！

撒韻說完後，我將之前做好的成品，綁腳布及一片裙向她解說。

撒韻看了看，沒有驚訝的表情，只說：喔，那其他的就再麻煩老師了，謝謝，那我離開了，再見。



(附照片 綁腳布 Dsc-0023)



(一片裙 Dsc-0027)

其實，我並不期待撒韻會給我什麼樣的讚美或建議，因為在這些過程中，我所經歷的是別人永遠也無法體會的經驗，

今天——我感謝撒韻跟我分享了令她深痛且感人的故事。

午夜時分，我開著電視，眼神卻是呆滯的（如果這時家人看到我的表情那肯定認為我病了、瘋了）。深痛的細胞似乎沾染了我的全身，我無法入眠，我也不想開燈，只想將自己緊縮在床頭，好好的、細細的品味那種傷痛的感覺，讓我藉由服飾將故事表達的既真實又完整。

5月24日

放空一天，重心整理一下情緒。

5月26日

今天想回龜庵部落，途中經過水璉部落，將車子停了下來。

望著四週，心裡感念著：校長，如果我早點認識您老人家就好了。

我毫無思索的開著車在部落裡繞進繞出，部落的人用異樣的眼光看著我，當我下了車想好好的看看這部落時，忽然有一位婦人把我叫住：小姐！Mi Ja ki su(你要做什麼)？

我說：我來看李來旺校長，

她說：我們都幫忙哭了，他死掉了，哪裡看。

我說：喔，我知道了。

我不再多問，因為我只是想在李校長的部落感受一下他的生活而已，最重要的是想跟他說：這一切真是謝謝您了，讓我的生命有了一段更豐盛的體會。

5月27日

這一夜，我待在二樓辦公室，內心感受五味雜陳，耳朵裡還發出“轟隆隆、轟隆隆”（好似山崩）的聲音久久不散，好難受，但我也試著閉上眼睛嘗試體會。

心想：牠們到底要做什麼？聲音可以有所啟示嗎？哎，不研究也先不管了。

走到書櫃拿起一本撒韻之前提供的書籍（奇萊族 Sakizaya 人的研究，研究生 陳俊男 撰，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書本拿起來一看，哇！有一百多頁耶，我要看到什麼時候？我好懷疑我自己會有多少耐性可以讀完它。我不禁將書抱在懷裡笑了起來，哈哈……好不容易讓自己正經起來，就將書輕輕的放在桌上，翻開了第一頁：咦！“請給于批評指教”怎麼會是這個，嘿，嚇我一跳吶。

後來，翻到了有一頁：【影響奇萊族(Sakizaya 人)的重要事件——達固部灣(Takoboan)事件(加禮宛事件)】，

我震住了，我內心好激動喔，我的手在發抖、我的眼睛睜的很大。那種心情像是找到了多年失散的親人一樣，興奮到不行。我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當下決定立刻要精讀這段故事。

之前撒韻說的故事，現在我又讀了一遍，更加深了我對這事件的印象。覺得好真實，好似離我們的年代不遠。

我很慶幸能在 130 年後了解一個族群的故事，更難能可貴的是——Sakizaya 族的祖靈一直相伴我身旁。

5 月 30 日

那晚，我一睡睡得不好，整晚做了非常耗體力的夢：我與好多人，男男女女一直跑，一直跑，跑過好幾座山，跑進了森林裡，每個人跑到筋疲力盡才停下來，有人滿身是血，全身污泥，流的不知是汗還是雨水，四周好暗，也好冷！

在上班的時候我不斷回想前晚的夢，不想輕易忘記。

午夜時分，我走到工作室，馬上就將土金色的布料撐開在裁布台上，拿起粉片及專業用 L 尺、方格尺，就在布料上直接量、劃線條，之後取起剪刀便裁出了一件背心款式。

之後，我鎮定坐在縫紉機前，我發現我的心越來越激動（我不擔心，因為我知道那感覺來了），我不加懷疑，就讓牠們帶我做完它。

『背心』製作完成後，繼續將暗紅色的布料取出，剛取出布料不到一分鐘，我突

然覺得好冷，有了這樣的感受時，製作的動作也就越來越快，停不了手，衣服接近完成時我的身體又暖和起來了。

這樣的體驗真是無法形容，難以用言語文字所能表達。

隨後，將兩件衣服用衣架掛起來的那一剎那，我流下眼淚，脫口而說：真的非常感激祢們，我絕不會忘記的。

衣服完成的時間已是凌晨 5：30，走回家，突然覺得回家的路好遠(從工作室到住家的路程約三分鐘不到)，既使到了家我的手還在發抖，二話不說直接跳到床上用棉被把自己包裹起來，抖的很厲害，無法制止，最後只好隨它了。

我隱約知道我幾乎是將自己蜷縮在一起才睡著的。

6月1日

聽了、讀了 Sakizaya 族，達固布灣事件後，我決定要將故事延伸到服飾頭飾上的設計。

將之前所採買的配飾品拿出來，我想應該還是要讓所有人記得 Sakizaya 族捍衛家園的血淚史，於是還是採用一暗紅色(代表凝血色)布料來做頭飾的主色(表示族人所留下的血)。



(附 Dsc-0039)

橢圓薄片飾品代表著頭目被侵略者綁在部落裡的茄苳樹上，身上的肉一片一片的被剝下凌遲處死；頭目夫人則用兩塊大石頭壓著，逼迫村民站上石頭上將夫人活活踩死，以達殺雞敬猴嚇阻的目的。



(附照片 Dsc-0012)

長形管狀物，待表刺竹－依照 Sakizaya 族的傳統，到了新的年齡階級就會在部落周種刺竹，最後形成了一道濃密的圍牆，守護著部落，據說其堅固不亞於石頭所砌成圍牆。



(附照片 Dsc-0016)

白色水滴飾品，代表部落的眼淚－戰役失敗，大量的 Sakizaya 族人殉難；被迫拋棄家園；親眼目睹清國政府凌遲領袖的酷刑；經歷刺竹圍牆外的清國兵士的不斷攻擊痛苦。所發生的一切苦難，眼淚流盡，部落族人的哀嚎哭聲蓋過清國政府的一槍砲聲。



(附照片 DSC-0130)

薄片串飾，銘記逃難的傷痛——沙沙、喀喀喀的聲音，提醒後人要記取，逃難的開始也就是失去家園的開始，將這個聲音設計在頭飾靠耳朵的位置，為的就是要子孫銘記祖先的苦難。



(附照片 Dsc-0007)

6月2日

終於完成了，我也放下心中的一塊大石頭。



(照片 2007 火神祭_025)

我選擇晚上一個人靜靜的、完完整整的看著第一套“Sakizaya 族的『文化故事』”的族服。我的眼淚不聽使喚一直流，我無法控制。

我口中念著：我希望你們能感受到我對你們的感激，如果你們不眷顧我，我想這也只是一套衣服而已，就因為你們，讓我了解、經歷這一趟的故事旅程，才使的設計製作的族服是如此的充滿靈性。再次的，謝謝你們對我的不離不棄。

6月3日

一早打電話給撒韻，告訴她說：族服完成了。

撒韻說：好的，老師辛苦妳了。

6月4日



傍晚，撒韻到了，

她說：不好意思，這麼晚才來，

我說：沒關係的，那我先拿出來給你看好嗎？

撒韻說：麻煩老師了。

這時我將族服拿在手上，撒韻點頭說：我試穿好嗎？

我說：當然可以囉！

撒韻去換裝的時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平靜的，臉上還掛著滿足的笑容。

當撒韻穿好族服出來後，

撒韻說：我好像被祖靈附身了！

說完後，撒韻哭了，不停的、不停的哭！哭到不行，無法控制的放聲大哭不止

看著她，我心裡想著：這下，換妳了吧！

站在撒韻的前面只是望著她不發一語，也沒想去安慰她，我想這片刻是屬於她的，我不便打擾，讓她靜靜的與祖靈相處吧！

當她再度換裝完後，我們將族服細心的褶好、包好。

撒韻說：老師，謝謝妳，我剛真是失態了，那…過些天我再把費用拿來好嗎？

我回答：不用客氣，至於費用就別費心了，我想將第一件族服留下，這對我來說是一件意義非凡的“禮物”，撒韻，真是不好意思，現在我就先將族服借給你們，什麼時候還來就隨妳了。

撒韻感到十分訝異的看著我！

她說：怎麼可以？

我說：我堅決這麼做，請見諒。

之後，撒韻把族服帶走供族人們討論，

但是一撒韻依然將“感動”留下來—

李校長的“執著”影響了我

撒韻的“態度”成就了我

Sakizaya 族的祖靈“證實”了我的身分(族服製作完成之後，我才發現我也是 Sakizaya 族的族人)

我想我現在的工作不是要再一次製造傳統，而是應該將 130 年的故事傳承下去。

謹將，這一套 Sakizaya 族的族服獻給李來旺校長及曾經為 Sakizaya 族群奮鬥的耆老、族人們